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塘小藁卷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于世第

圭塘小藁卷六

元 許有壬 撰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竄楚

顦悴不𫏋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有所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野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濬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春陽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草木也况人之得於觀感者

乎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尚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歎者焉進盡忠論詆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駸駸乎用復出定州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儋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倅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二年臺獄之危殆如朝露夜旋瀕海身厭毒癘所以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黃移汝也訪黃門公于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于

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修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築懐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懐坡詩淳熙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十朋諸詩于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夏日孜為録事訪閣遺趾淪為民居請復于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牓懐坡面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背山後抵于西萬屋櫛比奇峰疊嶂之錯峙琳宫梵宇之聮帶湖近而瀦水遠而逝者

莫不洞見經始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陜而基固之以甓又為甃隄植柳百株更閣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非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懐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謫止才七月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于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黄五年惠償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貴至于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昌于

天下屈于今而信于後世者其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文公自潮陽歸不出朝廷而卒于家公則間關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暖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為述其槩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為游觀而已也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顏穹生民待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

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塲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啓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閒先生之姪牧闇爲翰林承旨實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埥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實今太

史吾祖之塋牧闇已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予其勿辭
夫以牧闇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尚
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為書其槩公諱
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儀
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
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
公謚文忠姪燧是為牧闇燉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

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大太宗擇筆且齊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

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伊囉幹齊行臺于燕

諸侯競揞克入媢以公為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絶攜

家來輝墾荒糞田誅茅為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

魯司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

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板小學論

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

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

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

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録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為大儒狀闇銘謂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既至大喜時名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為乃盡平生所學為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

平天下之大經彚為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為三十條疏
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
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薫陶
德性壬子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宋
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嘗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為之
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
為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

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敎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㫖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閲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敝洛士楊庸選孔顔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其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

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上
嘗令公料李璮之反公對曰使璮乘吾北征留瀕海擣
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
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
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
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羣言回回維時盜國錢未若秀
才敢為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
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

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及巴延陛辭勑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户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一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

安未肯輕下盖懼吾上殺之情不堅詐其来耳宜遣官
專輔巴延宣布上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
之公自名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
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
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于
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州菊山
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齋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懐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聦之令教養不弛堉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牧閭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盖兵在擇將若淮安

王平宋之功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于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闇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為學也至

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為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畀臨弗稱昔濂溪為南昌丞宗濂倣設況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書聽永額為書院校職屬吏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嘗請郡巽隅地構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

名是牘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宜入其宅地爽塏夷曠過請地判官馮祺經始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舉遷馬前為兩序後為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伻来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右司陪先生子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間由閉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

絶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槩爾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真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舉而措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槩也嗚呼中統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

在辨異端闢邪説先生之立朝也當艮始萬物之際二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説雜鶩于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早而易著舉世倀倀以為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闢之者其有所自也辛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于平居講明聖學辨别邪説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

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靳築室為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勑翰林學士歐陽玄為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子晚學設闢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間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枹鼓

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反陽城居晉鄙薰其德而善良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詞有曰再令董子惟前有傳受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壬於懷之士有望焉

馮氏書堂記

君子爲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士有不至於窮

而亦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慊抑亦愈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構堂畜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為之約曰凡假者恣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幼失怙育于兄早從鉛槧就令

自力于學而廹貧禄仕沐暇不可觧也兹欲懲吾盲而
欲人之察秋毫也懲吾聵而欲人之聞蟻闘也有不教
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
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為士可此舉可
謂忠矣其及人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閲市遂通衆流
李邕假直秘書而為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
豈有具而置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
況貧者乎美質在所不乏坐是困厄在士可里者何其

幸歟且假粟帛者既靡敝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則擷其華以為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悍而不假者乎士可歴官八品辟湖廣省掾它日位通顯其為善不又有大於是者乎兄士啟令湖南宣慰副使覯其誌毋擴述家譜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𨌵𨌵輩出不愧二難其亦知所自乎

圭塘小藁卷六

圭塘小藁卷七

元　許有壬　撰

記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脉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

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廵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亦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旁屢歴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横駃悍滅防嚙齧渼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縣下淖負挈

奔渡撟排蹴蹋齵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斂聚良用惡薄覆弱指行者杌隉莫不股慄歲一修折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縱㬰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嚕噶齊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于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為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

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拉克判官穆爾
展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抵
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磑廢渠土性堅
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
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蔀物出莫不躍然以書地
為天寧寺業世不可年也乃名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
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
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

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强於而哉
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
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
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久不畔既得
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
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産地
也甓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
董其役恪其朝夕用底于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

而建其隄未廣而淺未濬畢未堙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碇基于淵兩端礙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而鋭及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于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況有言

可食乎天下之事成于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舂植一標于荆蓁瓦礫之塲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孰有僭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爲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撓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葢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葢亦有不

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起洛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譏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為之頌曰

洹水浟浟載伏載流始于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奔

騰喧阨揚為驚濤激于堆埼伻馳孔殷商途攸出秉危將墜濟險慼癁歲扭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疢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為故常膏朘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壞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譊譊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為竭曾不逾時橫空截嶭鱗集櫛比堅猶票玉蜿蜿龍卧峇嶤雲矗昔也江海今而堂閫傴僂絡繹晝

提夜携凡今之人盡究所適且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畧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横流岸虞善崩洹水潋潋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哈喇公合其寮寀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薩達克齊輩皆蔚為

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昜後繼敢以屬子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為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于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

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夹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賽音迪延齊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

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
情有玩于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
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
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
效之耶某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
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
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若績新土者軌躅相接
逖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于人而未忘迹于事而未

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而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窮為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虚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没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悦而誠服者

其秩於祭宜哉世逺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鄉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没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閒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蔵

不治令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劬農敦學歲復告豐治𢓜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屬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絶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

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

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薫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

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絶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為慶元流
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為民立極維時佐
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
摹弘遠維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賛元化閒
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禄自奈蠻國即
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絶宋金
使幣惝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
修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

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
是為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無為全其本真其學倡於
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
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
人王公歲乙未長春以汴之重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
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
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
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為宗

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公既襲教積儉儲羸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熈春閣基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貤至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大德虛逸真人王公公

名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敝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叙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勤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絶河来請有壬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絀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黄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毁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閒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

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不惟不紲而渫有取焉葢公言治道貴清静本老子之㫖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紲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㫖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務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為道也既為敘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俾學道之徒知

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搆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懐襄於祥符崇政土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伻不倦乃徵其跡而敘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

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
吉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别撰金源氏
復葺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宫
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
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至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為
對上大悦命史録之長春法系之弟為太古郝公太古
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
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宫丞

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圮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師黄道真從事修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聖像于前奉栖雲祖師于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庖

齊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修廢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茲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

道然黄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宫在國東爲震爲春爲仁於應爲子孫太宗作宫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盖因方士言宫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于慶歴不事修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説乎即二丈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

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敝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泝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守不患不復是為記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黄葵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葵上世

豫章豐城人禄廹養不敢擇問闕奉二親走冷職而後不一紀皆棄奚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塟焉吾母祔焉地若無悔惟孤死丘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墓左扁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于亭而可訓諸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臯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具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

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

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衣迎慰之樂爲何如今入門

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皇皇如

慕如疑未信吾親遽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

亭之構在宰木門雨露濡榮風霜變枯四時倐更景物

隨化觸目之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

時終吾身而俟僾然愾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

營丘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柰何去墳墓也古人

重是尚已延陵季子葬于嬴博孔子乃以為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待而歸至不葬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求乎𮐃精誠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訹風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歸至不葬者又士所不齒也考諱泳涯號厓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墓

芝生于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導豐城之慶源發厓翁之幽光不獨歸来是亭而肯構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為記之且為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来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来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逶迤翁樂遊兮遂忘歸翁飄忽兮焉往煙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之阿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在淵望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之歸来兮淚柏已枯翁

之不來兮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必霜我寤或憊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兮駟隙非駛比望其歸兮盡慎其始

廖氏園亭記

予叅聞洣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亦居洣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緜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

子焉予惟廷鎮文軋虞歐居且與廖同里其誰宜為辭不獲即耳諸廷鎮者述其槩廖世積善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為宜山縣簿尉弃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耆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為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葺有加精舍曰淥西度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峡貫其中導而為澗瀦

而爲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爲之淥之治爲醴陵始邑也户繁而州居淥水之陽淥水東來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盖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爲詳是記不幾踰日以鉦而或以聲爲日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有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爲善之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修焉張弛有時我學用

昌擴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兹乎園亭不葺而葺矣苟爲景物役而一於游㳺架觀美手不一觸則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彦時驥孫字彦良彦時彦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藁卷七

圭塘小槀卷八

元　許有壬　撰

記

河南省左右賛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庻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幾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

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令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賛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為左右丞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兹選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

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諾爾員外郎托音陝西省郎中趙中
為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喇圖汴梁
路治中拜特穆爾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工都
留守司都事圖們哈雅撿挍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
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
為禮部郎中請於丞吉歐陽公扁曰賛治吉走書相下
請記不果作及来丞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
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賛治

堂者憩焉吉輩請曰記久未得兹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遮邏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

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辰圖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金承安間朱敝記丈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

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令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喜為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蔀請亟而切乃為之説曰公之為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黄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説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懐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啇夫版尹不

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徹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于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儌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

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暖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崇卑不必校也顧所行何如耳不屑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

矣夫苟吾行是地雖貳長能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為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德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因人之性行已之志凡吾之得為者盡為之其為利澤多矣尚何崇卑之校哉彼以州縣為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關擊柝雖賤必敬之義也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林州期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一

致耆老佐義楊顒牛恒善輩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即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學易神門植松栢甓垣墉造禮器拓門徑奬勵學子急先務而知所本矣農桑丈具躬責其實胥隷煩擾盡汰其冗善惡有籍使人自格容貨鑊業宿獘尤劇刮而去之除李玉地虚税十五家之害實惠民局使病者得藥言夏税納府病民而聽納于州唐宋糧輸運勞遠而聽輸于府皆實惠切民令終更去矣將刻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

不靳敢跡其實以請予哀病雖深居而吏吾父母之邦者獨不置涇渭䏶中邪去年麥疸秋雨復傷穀今春大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檄君馳傳請賑省部難之君哀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它使往既局於法人復懦縮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甦而已今孫君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舉受其惠是可書而可頌也昔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者况有當

時譽而去後人復思者乎世之去官而詬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民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之枝祟畀而詬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徹徹篤字可臣讀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為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録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

秋監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帷裀几榻之需歲假于市不乾沒則褫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録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啟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敧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宫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塈剥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罅圬其墜尚懼不密復作承塵爲板凡

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壓不敢小而畧也敢請有壬閭而喜曰善有小乎祿其小不益勗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如其家一敝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𧺫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非原缺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僖公能修泮宫盖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説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宫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爲教而進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其所至皆去其舊染之汙矣大學明德親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于是哉泮宫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宫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

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僡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閈閎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燹國初興修尋復隳圮至元六年已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輩褋之也茍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

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墾闢殆徧而民亦多窶以故環數百里内睽不知學俗日以婾作縣者率以供資糧靡饜爲急於學校盖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来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于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爲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儆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

工求木即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

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强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一變為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走顓蒙者盖以無啓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閗

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禄地修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禄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兹哉

圭塘小藳卷八

圭塘小藳卷九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勑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 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豊功高烈墓道之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歳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

丞相臣托克托左丞相臣特穆爾布哈等以聞勑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庫庫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入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俾參台司而王之子臣托歡實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其世家飭其末至以章聮朿世契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辭王諱阿嘍罕蒙古扎拉爾氏祖諱博綽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伊埒肯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
妣塔本妣黙埒俱追封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
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
雅爾堅太子從庫克楚瑚土克圖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
萬户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
罕沒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沒王嗣
職統其軍已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
上都賜黄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拉克岱爾琿

塔噶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額哷布格賜金箙一丈繒九三年從宋王哈必齊討李壇賊搤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黄金如上都數四年春賜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掎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畧地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于江遣色哷默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陵復導陸畧地至鎮江十二

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户權行中書省事
駐建康與右丞相巴延參政董文炳爲三道水陸分進
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
過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盾數百入溧陽界復值
宋師斬騎將二人禽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
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
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
長興攻獨松關禽谷總制至柏市禽其將張八斬首二

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于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于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㒞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

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配托多圖古勒呼圖克台並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伊遜岱爾

襲左手蒙古萬户天歴初有擁護功遂叅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為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禄大夫薨曰托歡起家同知蘄州又四轉為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為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歴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禄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遂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接三省非重臣不

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呼喇珠珪齊衛副使巴哈穆爾蒙古軍千户塔齊爾真定路總管哈喇徹蒙古右手萬户額爾吉納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人中尤頼以濟者若札拉爾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

恕謀而有斷始龔其部士皆樂為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歴下力戰襄樊畧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潼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跌貽悔議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羣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耆艾熾昌者非一王曁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

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
王壽不湍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
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
祭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
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壬謹再拜稽首為之銘
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翕嶽喬貴
冑接武闞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

舊部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既塞我旅爰
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滸而東三軍犄角
分趨吳會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
德弗城獨松弗闗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
来賀蕞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訏訏郭
原鬱鬱王兆焯勤崇極申以廟貌既歷五紀盍文其碑
亦惟天道遲速有時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
錫来裔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勑建曹南王阿嚕罕祠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于集慶縣官給其費并請賜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托歡由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迄于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祠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理擿其家世履歷勲庸之槩曰蒙古扎拉爾氏有贈定威佐運功

臣光祿大夫司徒諡忠定諱博索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諡桓毅諱伊爾根者王考也勳皆上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塔本妣默埒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沉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户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萬户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明年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

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禄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陽縣郛邸累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巳未渡江破宋師于隆興北山中統初討阿勒達爾琿塔噶于河西明年扈征額呼布格于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璮于濟南四役皆有奇功賜黄金金箙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

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勳焉十一年畧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巴延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砦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吴奉使許吴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于杭宋亡徇浙東降趙

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㑇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勲庸配托多庫庫楞呼圖克台並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伊蘇岱爾銀青榮禄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于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在求為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邪夫所在立廟若沉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

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主之所知哉大夫祇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為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菑子播昏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頎頎際皇風分兵犄角乘其墉沙蕪飛渡星月𫎇

順流震擊無遺鋒義旗禮千趣獨松趙孤銜璧吴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貽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册備且隆衮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淙新廟奕奕摩蒼穹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穈維芑紛穋穜舂揄釋烝簋有饛醇醲載祼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禄降象賢世美垂無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
暢公神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
薨十年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
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
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
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敘而銘之碑

敘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參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圖補右三部令史丞相巴延南征選為省椽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

宋賓蹟上之初官承事郎行樞密院都事重慶叛堨誅
畫諸諸城相率内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
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
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
鋌同僚分公十鋌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舍餘作酒器
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
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
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寃興學除獘風采一變有旨若

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伊蘇特穆爾為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廵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時都護駙馬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

教育有規諸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
百餘事若右丞圖們岱爾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兹
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强悍
有恃官不能制者併寘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
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
方仁宗潛邸覃懷而中宫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
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
宜茍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

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為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宸於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于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泝流觸㳂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秋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

乎呼寒士小民忞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于學名為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鋌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孛朮魯翀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于縣之傳舍其年某月某日塟于

襄縣峴山之原配伊喇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
棊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廕
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
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為監
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今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
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劼勱勳劲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
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勗勅
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

之運得賢爲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籍其
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
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歎以
爲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
而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雖公
小節而其胸次爲何如哉高公彥敬爲山南副使移丈
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
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

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凡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爲侍吏暮儼倅躐數級儼然爲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爲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爲國子司業又出爲陝西理問入

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録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詰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爲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爲似太史公而姚公端

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豪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渟與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漸傾蜀蔓有芳藺犢既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擨撫之不緪以隕厥遺以撖厥翢壁求藺編土視金繒皇皇使車爰七其秉善則爾揚慾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興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石山重家不纏增歸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水峻如絕壁孤如

秋鷹飛張翫世中别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牢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峻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有儋威稜景而前修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轑

五龍廟碑

龍於天地間為物最神乾首六十四卦獨是取象其以神變不測時乘御天雲行雨施烝民乃粒功莫與京乎大塞堪輿小為蠶蠋能短能長能幽能明者神之末也

管子曰龍水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則雖神物其亦擇所可依而後能神其神哉江河湖海固其家也天下之曰潭曰湫曰巖曰洞曰池者非一必皆幽深辟險有水可依而後居焉土人往往時見光怪不敢褻也而又旱暵有禱則從而祠焉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瀦而後泄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言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跡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

者具五方爲象設醮以其禱之雙乎也路達嚕噶齊苟
公凱霖同知阿拉克判官毛拉爾錦嘗修其廢築臺其前至
元四年戊寅夏旱甚甫事請禱六月二十日甲申總管
杜公德遠始下車憂惶無措曰不才之來丁旱之會又
數日不雨則苗盡槁人何食賦何徵責何以逭盡走靈
祠而禱諸苟公曰五龍廟效靈自昔協恭精禱神其閔
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俄起是
夕微雨越翌日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浡而興市之

閉過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訛言以寂豐凶笑顰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貽神貺以遠邦君之休夫龍與人異處昔鬬洧淵子產以為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惟其無求則子產之言是已為天妝以守其土以養其民以供其貢賦而歲將告饑人將轉死苟可弭菑當即致其極則其能無求於龍乎且龍之託於茲水以神其神人象而祠之有年矣應捷桴鼓亦其宜也否則將不與摶土縛芻等哉抑聞之

雨由乎神而亦由乎人至誠貫金石信及豚魚况龍之神人之誠有不格者乎然而龍之德不可忘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洹水有龍能出雲為雨祠亦宜哉書其槩申以迎送神曲俾祀而歌焉其詞曰

洹之水兮沖瀜祠其涘矣兮惟其深羌自珍兮神龍沕擇勝兮實所宮魃之虐兮蘊隆蟲吾田兮槁吾稑穜將竭澤兮及爾躬哀吾氓兮疲癃忍及喙兮弗充龍之

怒兮奮飛豐隆前驅兮屏翳後隨騰清波兮淋漓沛為霖兮鮮厥美報祀兮孔時泠風肅兮澌旗鼓坎坎兮吹參差荷神嘉兮無期

膏澤施兮不乇苗其傑兮木欣欣壯之腯兮醪之醇琮深帟靚兮縈燎薰享不儀物兮享以人龍之去兮逡巡嘘雲氣兮氤氳歸九淵兮深藏斂大惠兮芘一方時潛飛兮則其常有扣斯應兮惟爾之臧百穀充羨兮遺秉在田龍兮龍兮人不爾諼

勑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絡繹力底于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聞有敝損遣延慶使臣吹戳 輦鏹葺之又三十一年為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

之艱勑齊哩克府同知令武備卿布達實哩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伊埒特穆爾監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墄平髹堊靡不堅麗精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為緡二十六萬五千有竒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勑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丈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

得而名焉即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烜
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于下源泉陂澤之流通抒泄
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畀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
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闓孳萌紐牙開闢
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于下由高
以及乎畀玆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
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儗也定都和
林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

為心開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説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為感觸之地而大聖人嚣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實兆朕於是焉臣有壬生長熈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歴覩閩嶺北人謳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陜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為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將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

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于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運司為宣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為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畀黄虞建都乃握天地樞

俯拾萬國如墜枯砉砉赤子饑待餔后奚後我來其蘇
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茲象教非虛無
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羣愚開極樂國包寰區
祇園方欲鳩其徒秉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
巍巍成此兆宰居不宏其規豈遠模矗天拔地高摽孤
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
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
龐恩覆幬均堪輿如閣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

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有序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絶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燹襄漢均民走郢深神德不能忘嗚于官行武當祠于郢爲冲霄壇制使孟珙禱于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爲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關高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

閣危亭長廊縈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鼓鐘學館庖廥轇轕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絶頂俯瞰萬閭鱗集煙靄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爲之眩而山川形勝闌闠盛麗金碧丹雘高下相煇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宫若葺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真明道冲妙真

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行當弛擔而彼所謂刼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已貲率衆力任其復而威順王實鎮是邦主賛尤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爲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器靡不備功而又作亭礱石以紀綸綍運機爲藏以待禬禳餘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

友玄教大宗師閒閒吳公亦屢爲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巳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志夫所謂刼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戚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𠂆⿻口又⿸㫃⿻一口宋真宗我朝至元巳巳龜蛇見於高梁河以爲玄武之祥爲築昭應宫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宫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爲

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歆聞矣主之大者盍豈厥吉王
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
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
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
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者闔且闢於斯往且
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
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圜丘以象其
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

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羣祀亦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儌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俟之者蒿呼之聞巨跡之見真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顓而蒙孰為民彝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令號於衆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

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顯
命靈躅祝釐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日遷於善
聖教之功不又多矣予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疊巘嶟嶟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
飛瞬息剥肖碩果復根定力嘘蜃倏樓瑑璇俄室三華
屹崒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雄鼇闌腰雌
霓踈檽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

豐隆列戟桂漿醴素蔥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瑶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巳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丕冒神休永奠人極

圭塘小藳卷九